

前头道上

孙光利

前头道上绝对是个人场。饭后，没事了，都爱往那儿凑。去了，也无非是聊聊天说说闲话。有的人才刚在那里站了几分钟，自家的娘儿们就远远地扯开嗓门招呼他回家了。他边往回走，前头道上的人边打趣他说，是爷们不？你不回家还能咋地！那回家的人就回过头来回敬道，等你娘儿们喊你时你试试看。

最早的时候，我家还在前边住着，出门几步就是前头道上。当时家里喂了两头猪，猪圈就坐在紧挨着前头道上南边自家的小树林边上。趁着去喂猪的空闲，我也在前头道上站上几分钟，听大人们说话。

村中间的东西路和南北路正好将前头道上推到了风口上。因此，这里正是夏天凉快的好去处。最是羡慕连才大爷和老给主家了，你看他们家紧挨着前头道上住，在院子里吃饭时隔着院墙就能听见前头道上的人说话。可不是咋的？来前头道上说话的人都倚在他们家的院墙边上或坐或站。前头道上的南边就是曾祥大爷和我家的猪圈了。我家的猪圈是东西走向的，曾祥大爷家的猪圈是南北走向的，首尾相连，正好在中间形成一个空场，供我们这些下里巴人说话聊天解闷乘凉。空场东边还有一个猪圈，

是春喜伯伯家的。这种地方自然是没什么好味道的。奇怪的是，我们都不曾说这里有什么臭味，偏偏还那个马扎要在那里坐着说话。若是夏天晚上，干脆就拿个化肥袋子躺了，听人说话，有时也搭上一两句，困了就慢慢地眯着眼睛睡了，岂不美哉！

我家往北搬了后，就离前头道上远点了。远点也是来。人场嘛，热闹。干了一天的活，饭后来前头道上听大家说话比闷在家里解乏多了。

那时候，前头道上的主角有这么几位，和爷爷、我大爷等，常增大爷等。他们几个都会讲故事说评书。特别是一些评书，比如《杨家将》《岳飞传》《明英烈》《大八义》《小八义》等，他们说的与收音机里听来的很有出入，我们听得就是这出入呢。现在叫什么来看，对，版本不同。

和爷爷这人不拘言笑，整天一脸的严肃相，人们也就不怎么喜欢他。他说时，整个场子上没人搭腔，就只有听的份。要是有人不看脸色插上一句，他就一瞪眼说，你也懂么！那人一伸舌头不做声了。现在的电视节目里主持人喜欢拉个观众上台参与互动，活跃活跃气氛，和爷爷少的就是这个。大爷爷这人

每到这时就太专注了，很敬业，只可惜他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听着他声情并茂的评书，大家就不好意思打断他了，说到动情处，他还要摆个动作给你看看呢，看来是他自个已经先入戏了。到那时，场子上鸦雀无声，就只剩一人表演。夏天热了，干一天活下来，也累，他就也弄个化肥袋子躺着了。夜深了，大家先后进入了梦乡。等到他也困了，边说边打哈欠，渐渐就要睡了。正好有人让尿给憋醒了起来解手，就对他讲，怎么不说了，大家都听着呢。于是，他就打起精神再讲下去。如此三番，不知他的评书要说到夜里几时。反正我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是我自己醒来回家的，有时是他叫醒我回家的。听常增大爷的评书最开心了。他这个人爱开玩笑，所以听他讲时大家都要插嘴，调侃几句，互动性特强。有一回他讲的是《明英烈》，说朱元璋在庆功楼摆酒门宴要赏自己的结义兄弟，他说朱元璋在楼下埋好了地雷炸弹，就等着他下来后拉响呢。这时，胜利就笑着插话了，老哥，那地雷炸弹是啥时候的事了，朱元璋总不能跑到现在拿了再跑回明朝吧？常增大爷一听，知道自己发挥过头了，也就笑着对胜利说，就你嘴碎乱打岔，

没见大伙正听得入耳吗？大家都笑了。可是，常增大爷并没错呀，你看，现在的影视剧不是动不动就要穿越吗？他这也是在瞎穿越呀。常增大爷去世已有二十多年了，你说那时候的作家写手知道穿越是啥吗？这么一想，他的穿越可比如今的这些影视剧早多了，应该说是老前辈了。常增大爷前卫着呢。

雨后天，看着不能下地干活，也都踩着一路的泥水来前头道上说话解闷。冬天的雪后就更好了，不管是大人小孩，穿戴的笨狗熊一般，手都抄在棉袄袖子里，就在这风口处说话，一点也不觉冷。

冬天的前头道上的确是不错的。冬闲嘛，人就更多了。那时候，还没有出去打工这事。大冬天里，就知道两手往棉袄袖子里一抄，走！前头道上晒晒太阳。连才大爷和老给主家他们家的院墙外边都堆满了柴禾垛。大家就依着柴禾垛坐了，在太阳下眯缝着眼说话，说着说着就有睡着了。有几个老头就在地上下棋或者下象棋。仔细想想，在乡间这大好的天里，不这样度过岂不就可惜了，这才叫享受呢。你看现在，天天就知道忙忙忙，忙到头来，你都忙了些啥？事业？功名？金钱？最后，你不是

还不满意吗？活得好累，生活压力大，就是我们时下的生活状态。想想那时，我不知道这生活究竟是怎么了？

上了初中后，就开始住校了。我也只有在暑假里能去前头道上了。因为学习，父亲还不让去。饭后，只要一拿化肥袋子，父亲就说，别出去了，还是在家看看书吧。我说，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一会儿就回来的。那时候，村里已经通了电有了电视，去前头道上的人比先前少多了。人少，倒也更凉快、安静。

有一年的冬天，正是数九寒天。晚上，我在家里闲得实在无聊，就信步走了出去，去哪儿呢？不自觉地走到了前头道上。那地方正是个风口，风一吹，真冷！我看见曾祥大爷、黎明、洪亮他们几个正站在那里紧靠着棉大衣闲聊呢。

初中之后就是高中，寸宽找我父亲与曾祥大爷用地换了前头道上两家子的猪圈和我家的小树林，说是要在那里盖屋。果然，第二年，那里就成了寸宽家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了。自然，环境好多了。环境好了好了，只是由于大家都忙着外出打工挣钱，与先前相比，这前头道上到底是冷清了下来。这几年，寸宽

亮家也都成年关门的了，听说是去城市里给他开饭店的儿子帮忙了。

村里终于要通公路了，多年的泥土路要平整的水泥路了。这可是一村人多年的梦想啊。奉上，我回去时，听见村部里的大喇叭在吆喝说路两边那些碍事的破屋烂墙、柴禾垛以及小树林都得限期处理掉。上一次，麦收时节，我回去给父母收麦子时，看见公路已经修好了。早收了的已经在公路上晒麦子了，真方便。前头道上那地方也大变了样，原先的空场现在成了娱乐场，有健身器材、篮球场。我回家经过那里时，见娱乐场上有老人、妇女、孩子，还有几个中学生在打篮球。挺热闹的。在寸宽家的门边上，也有几个人在说话。现在看看，这前头道上的确是比先前好多了。

晚上，我和来家里玩的小叔说了回家后的感受。他也表示赞同。我问，现在前头道上晚上的人多不多。他说，多么多？早在几年前那里的人就不多了，这几年都外出挣钱去了，正当旺年的，谁还在家闲着？你白天来时说没见过前头道上的老头、妇女、孩子吗？就这些闲人才有二夫去前头道上玩呢。



国画 邢书田

林中诗人

尹增栋

满眼绿色里
孕育的是多春的季节
我怀着诗人的欲望
走进森林
任凭林涛唱起的歌
化作天空的呼唤
弥漫在耳边

很想把大树撑起的画卷
与白鹳伴飞的美景
丰富每一位歌者
青春的年轮
愿我们不负韶华

以自己辛勤的汗水
回报故土
和亲爱的祖国母亲

融入这葱翠的美景
便即刻释怀了
所有抑郁的情节
我敞开心扉
忘情地呼吸
大自然的恩赐
自此学会
拿起手中的笔
谱写出优美的乐章

追忆童年 (外一首)

王开利

天空中飞翔的纸鸢
又一次悬挂在童年的高度
会飞的花朵
唤着我们的小名
一同走回那个顽皮的季节

童年 全部的秘密
珍藏在一只青青的蚂蚱里
小小的幻想
小小的翅膀
像一枚小小的火焰跳跃飞翔

漫长而短暂的美丽
夜夜以纯真叩响心灵
童年 是栖在妹妹肩上的
小鸟

一吻 就会飞掉

想家

当夏夜的风携萤火虫入梦
绿莹莹便飘落在
千里之外的家园
所有记忆
便寂寞地感动

想家如一株藤蔓
沿墙攀成丛丛绿荫
在我眼前
静静拉起一汪愁水

笑着往前走

孙启霞

生命的日子有晴天也有阴天、雨天、雪天。雨天、雪天，容易摔倒，摔倒了，别哭，微笑着往前走，因为晴天总会到来。

人生旅途中有平川坦途，也有没有舟的渡口，没有桥的河岸。人们最难接受的，其实并不是事实，而是事实发生，虽然心痛但却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我们应该正确地运用它为我们照路前方的路，不应该被耀眼的光芒迷失前进的方向。

21岁就双腿瘫痪的史铁生在面对残缺的双腿时，他曾说过“左右苍苍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条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这个史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他没有向死神投降，而是用笔抒写了他的生命，成为著名的作家。还有那即将要在剑桥大学读研时患了“卢伽雷氏症”，即运动神经元细胞萎缩的史蒂芬·霍金，在生命的转折点创作了《时间简史》，对遥远星系、黑洞、夸克、大统一理论、“带味”粒子和“自旋”的粒子、反物质、

“时间箭头”等进行探索。

与他们相比我们是幸运的，最起码我们拥有健全的四肢，还有什么不能够满足的呢？

前几天，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说，她让车撞了，我正忙着只是简单问了几句，安慰了几句。隔天，我抽了个时间打了个视频，心想眼见为实，看看到底严重不严重，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腿打着石膏，一只手还在打着点滴，一只手对着放在身前的笔记本呼呼地忙活着。我忙问：“你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养着？”同学毫不在意地说：“没事，这点小伤，又死不了，我这手还能动吗？我得忙着给孩子们布置作业啊，可不要因为我导致他们学习跟不上，一切都要向前走。”

或许有人会问，白痴根本啥啥也不知道，不也一如既往地活在人间吗？那只不过行尸走肉、家中枯草罢了！且生之日，犹死之年！在生命的日子，总会有太多的浪费，我们以为活的很艰难，其实活的很好很快乐。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只要活着，总该笑着往前走。

爸爸是村里人说的“在外头”的人，他的在外头就是在窑厂。

听爸爸说，他见证了咱们这里方国窑厂的兴衰。70年代初，兴起了建窑烧砖的行业。人们的居住条件随之得到了改善，家家户户谋划着卧铺到顶的“红墙绿瓦”跨台阶式的提高，拆除土坯房，建造砖瓦房在当时是家家户户的小目标。

爸爸说窑厂老大哥是公社一厂。建厂时他是毛头小伙子，只是敲边鼓的身份，唠叨的不是很多，值得他骄傲的是离我家50里外的三堡窑厂。

窑厂竣工了，找不到烧窑的工人。那时没有相关学校就靠师傅，烧窑是个技术活儿，又是个新鲜事儿，没人敢接，爸爸说了解了窑厂的结构，还和家里烧灶台一样吗？老板急于招人，放低了招聘门槛儿，愣头青儿接令后才知，这下“愣”着了，

点火是窑场一等一的大事，请仙人们掐算了良辰吉日，一厂子的人都来围观。精心的是年轻人点了几次熄了几次，心里开始郁闷了，在他的小屋里抽烟，盘算，到底那里出了问题呢？百思无解，天已将暮，屋内掌了灯，心里烦乱，想出去走走。一撩门帘儿，在窑顶的那头儿百十米远

吧，他看见了一个白胡子老人，只一照面，见那老人手一挥，一挥一笑，倏尔消失。爸爸觉得，几步赶过去，平坦的窑顶上还是原来的样子。他觉得恍惚，但又肯定刚才属于清醒所见。愣怔了一会儿后，忽然想到眼下最棘手的事儿，点火的急事，大声喊来众人，在火口处只一点，轻松接弄，大火熊熊。人们夸爸爸年轻有为，有胆有识。爸爸心中窃喜，并不声张，埋头继续其他事宜。这段故事给高高的窑顶添加了浓浓的神秘色彩，我一直认为这是个神奇所在。

直到现在，我尚无法解释忠厚诚实的老爸的神奇，不能解答的问题留给后人吧，这属道听爸爸妈说，接下来与我印象更为深刻的快乐悠闲。在我家与烧窑家的中间位置有一家大砖窑厂。爸爸在这工作时，我七岁，小妹妹刚出生。我常被派去十里地以外的烧窑家，要衣要饭。烧窑家是“金凤凰”住不进的小田家”中的小田家，因土地肥沃，收成较好。我背上布兜儿去烧窑家就一定去爸爸的窑厂。在这里欢一阵子，再去烧窑家或回自己家，这里是我的中转站、服务区。

夏天可以被叔叔伯伯推搡着拿空酒瓶儿去换雪糕，冬天可以

在火眼儿上烤馍片儿。平坦的窑顶上均匀地排列着那些火眼儿。炉盖儿有红的有青的，走近红炉盖儿脸就热得红通通的，喉咙也被烘得干涩难受。我也常学着爸爸的样子，拿铁钩子去逗那些铁盖儿，红的当然不敢撩起，青盖儿下边是黑润润的，靠窑门儿的几个地方有亮光，能看到下面的砖坯或已烧好的成品。

我大多在窑顶玩儿，这里离地面约有三层楼房的高度。站在上面，可以远眺四周的池塘芦苇和紫灰的主脉，当然还有整条的砖坯。窑厂在我眼中称得上雄伟的壮观，那高大的烟囱在我看有些害怕，老怕它倒下来，所以不去研究它。我还可以去一个制砖坯的地方，那里的大人在玩儿泥巴。他们休息时，允许我玩儿一会儿，把四方形的木架子摆在平地上，往四个方格中（也有的是三个或两个）倒泥，抹平后再把横架子提起来，四块儿砖坯就成了，稍干一下，再码成砖坯垛。在排排砖坯垛中间隔一阵儿，你会发现这是玩儿捉迷藏极好的场所。

爸爸自己在这里做了好多花砖，砖的形状做了巧妙的设计，有水波纹的，有圆弧形，砖面上雕刻了好看的花纹，有花朵的

四言诗 抗 擊 新 冠 肺 炎
荆楚疫情突襲蔓延中央決策英明果斷
戰疫故事感地動天奮戰兩月病魔歸天
全國防控狙擊圍歼中華民族大愛无边
國際救援贊語頻傳中國力量世界惊艳
二〇二〇年八月 孙化伦書

书法 孙化伦

爸爸和他的窑厂

高尚

有一个很窄的通道，爸爸性格随和又会玩耍，这个小屋里常常挤满了人，有来喝茶聊天的，有来听爸爸拉弦儿的，也有来听师傅拉琴的。我家里的常客大多是爸爸在窑厂的同事，他的几个徒弟是年节客人们的重要人物。

我记得夏日的傍晚，别的工段都收了工，窑厂在空旷的田野上更加寂静，爸爸一个人横笛于小屋前，眼前是红红的炉盖儿，红红的夕阳。林中的蝉鸣，伴着悠扬的笛音，爸爸俨然是笛中的皇帝，空谷中的仙人。

后来，爸爸又转到一个叫老观的窑厂去了，那里的厂长是本村的书记，后来多亏有空，四处转悠。爸爸在那里帮他操了半年多路难以维系。后因新技术、新窑源下产生了以石灰为原料的空心砖，各处烧窑的窑厂也都陆续停火关门了。

现在，窑厂自然形成的水塘还在，人们钓鱼养虾：钓马鲛鱼、鳊鱼、老鲤、鳊鱼……它们还像往常一样游来游去。

窑厂落成时代弄儿。有时候我建议爸爸去鱼塘钓鱼，他沉默一会儿，幽幽地说，钓鱼？不去！